

三代冤仇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1048



三代冤仇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封面設計：師院藝術系供稿

三代冤仇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（昆明書林街100號）

（云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）

云南人民印刷廠印裝 云南省新华書店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$1/40$ 印張 $1^{10}/20$ 字數 18,000

1965年7月第一版 196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70,000

*

統一書號：T 3116 · 121

定 價：（5）—角二分

統一書號：3116·121 定 价：一角二分

目 录

三代冤仇	高菊芬 (1)
我的一家	普发珍 (19)
十三年的官司	普文贵 (28)
逃	杨明清 (39)
掀开大石板 摘掉“黑帽子”	周阿六 (48)

三代冤仇

高 菊 芬

提起我的家史，三代冤仇比海深，一本血泪斑斑的阶级账，我要把它一辈一辈往下传。

爷 爷 的 死

我家住在河西县高家湾。我爷爷从十多岁跨进胡家地主的大门，给胡家整整当了四十多年的长工。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，到“活阎王”胡宁鲁手里，他已经六十多岁，早被折磨得遍体鳞伤，骨瘦如柴。一九三一年深秋的一天，爷爷再也无法挣扎起床了。那天早上，他正躺在破草

席上翻来复去地哼叫着，“突”地一声，“活閻王”的狗腿子踢門进来，凶狠地劈头就问：

“为哪样不下地送粪？”

“我心里闷得慌，气喘不上来，稍歇一会儿，我就去。”爷爷好声好气地向他说。

狗腿子把眼一瞪，吼道：“不行，你害懒病，馬上給我起来，不然……”举起鞭子就要打。

爷爷勉强挣扎着爬了起来，跌跌踉踉地走出門去。这时，天正下着蒙蒙細雨，路滑得象抹了油。爷爷挑着一担大粪，沿着小路一步一滑地往田里走。走了一小段，他就再也撑持不住了。只感到一阵头昏眼花，便身不由己摔倒在田埂边，粪水也通通泼洒在地上。“活閻王”知道了，他不问我爷爷死活，硬说我爷爷把粪倒在别人田里，指使狗腿，扯起扁担劈头就是一頓毒打。病得半死的爷爷，被打得口吐鮮血，昏死了过去。爹和大哥含着泪水把爷爷抬了回来。爷爷病痛交加，加上滿心怨憤，就在那个苦风凄雨的夜晚，含着遺恨用自己的褲带悬梁自杀了。



霸 田 的 陰 謀

爷爷死后，黑心的“活閻王”又把賊眼轉到年輕力壯的我爹和大哥身上。一天，他使狗腿子把我爹叫去，假仁假义地向我爹說：“向善，你爹死了，我知道你家缺吃少穿，你把我后山脚那块荒地开出来种吧！”我爹沒有識破他的奸計，一口答应了。自此，爹和大哥起早貪黑，不管寒風刺骨，日晒雨淋，天天去开地。苦累了几个月，总算开出三亩荒地，种上了麦子。誰知，麦子刚刚結穗，“活閻王”的狗腿子就来了，他哼着鼻音对我爹說：“高向善，我家老爷传下話来，叫你把麦子收起，按規矩給他送八成去。”爹听說，不觉一怔，申辯說：“这原是块荒地，說好是給我家种的。”恶狗腿綳紧滿脸橫肉，拍桌瞪眼地吼道：“他媽的，高向善，种地能不交租嗎？走，有話到衙門去說。”說着扯住我爹的衣領就往外拉。爹拗他不过，沒有再跟他爭執下去。秋后，麦子刚收上場，粮食就被“活閻王”派人搶走了。一气之下，爹不再种那块地了，

他发狠要自己买块田来盘。

从此，爹和大哥一年四季在外面奔波，攬木活，打短工；媽起五更，熬通宵，給人織布、做針綫；我們姐妹四人也天天幫人家擠豆米、磨豆腐，仗着人多手勤，节衣縮食，整整几年的时间，攢下一些錢，托人在村边买了五亩田。这事被“活閻王”知道了，他勾結了伪保长高其財，以抓兵为名，来威逼我們；他自己却假装好人，进行哄騙。軟硬兼施，前来霸田。一天，有名的“催命鬼”伪保长高其財带着几个斜背大枪的保丁，气势汹汹地冲进我家，横眉竖眼、穷凶极恶地吼道：“高向善，上面传下話来，三丁抽二，二丁抽一，你家两个儿子，要抽一个去当兵，限三天送去。”天哪！真是灾祸平地起，爹当时急得面色苍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幸而两个哥哥沒有在家，“催命鬼”叫罵了一陣，只好走了。过了一会，忽然“活閻王”的狗腿来叫爹了，爹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惊慌不安地跟着他走到“活閻王”家，只見“活閻王”奸笑着，露出一排黑牙，慢吞吞地說：“向善，听說上面要派你儿子去当

兵……”看看我爹惊慌不安的样子，停顿了一下，装出一副笑脸又对我爹说：“莫急嘛！我帮你给保长说说情，……不过，要送点人情。……这样吧！人情由我给你出，你把那五亩田‘换’给我，我把后山脚那五亩给你，有来有往嘛！嗯！不然，儿子是保不住罗？”爹听完心里一惊，明知黄鼠狼拜年，不存好心，他后山那块田只能种一发，还要费工费本，稍不尽心，连种籽都收不回来。想要拒绝，又怕大哥被抓去，一去当兵，不死也要脱三层皮！何况田里的活计都要靠哥哥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不答应吧，“活阎王”有权有势，抗得过吗？爹一转念头，心想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一咬牙，答应把好田“换”给他。

爹满心以为舍出一块好田，可以平安过日子了。谁知事隔两天，“催命鬼”还是照样带着保丁来抓人。幸而大哥事先得知消息，舍下亲人，连夜逃走了，“催命鬼”扑了个空。可是，第二天，当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，“催命鬼”又带着一伙人来了。一进门，就一脚把桌子踢翻，甑子、饭菜、碗筷砸得一地。他边踢边叫骂：“他媽

的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，大的跑了，把小杂种抓起来！”不容分说，恶狗腿一拥而上，绑住二哥就往外拖。爹上前阻拦，被“催命鬼”一脚踢在肚子上，半天动弹不得，妈哭得昏死过去，好一阵方才醒来。二哥终于被抓走了。

一家人还在悲痛之中，“活阎王”又来叫我爹了。我爹跟着恶狗腿走到“活阎王”家，“活阎王”抬着小烟袋，拖着嗓音，假惺惺地对我爹说：“唉！这是上面的命令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儿子他们就要开走，这一去，恐怕回不来啦！”爹听他说，一阵难过，忍不住眼泪刷刷地流下来。“活阎王”偷眼看了一下爹的脸色，停顿了一会，又说：“我帮你出个主意，你出点钱请个人去顶兵吧！”爹正是心烦意乱，一时作声不得。“活阎王”一步紧一步追着上来，他奸笑了一声，进一步逼我爹说：“钱容易嘛！把你那块田卖给我，不就是钱嘛！”爹听他又提到田地，真是心如刀割。几亩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，卖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不卖田吗？眼看两个儿子都丢了。想来想去，还是

忍痛把换来的那五亩田卖了。这样，二哥贖了回来，田却入了“活閻王”的賬本，錢装进了“催命鬼”的腰包。

我家已被整得傾家蕩产，“活閻王”还不罢休。不久，灾祸又落到我的头上。这时，我已十六岁，一天，“催命鬼”带着一帮狗腿冲进我家，借口說給二哥頂兵的人开了小差，仍要抓二哥去当兵。众狗腿一頓拳打脚踢，五花大綁把二哥押进监牢。爹媽領着我們三姐妹找“活閻王”說理，“活閻王”搭拉着三角眼，哼着鼻音說：“我有什么办法啊！”說着就用賊眼瞟住我說：“沒有儿子，有姑娘嘛！把四囡卖給我儿子做小媳妇，老二不就贖回来了。”

“活閻王”的心真毒啊！爹媽又气又急，抵死不从。“活閻王”翻脸了，他把手一甩，說：“別不識抬举，回去換洗一下，明天一早送来。”两旁立即拥出几个狗腿子，連推帶攘把我們赶了出去。一家人計議了一整夜，还没想出个脱身的办法，第二天天刚亮，几个狗腿子踢开家門，架上我就走了。就这样，我掉进了人間地獄。

“活閻王”的“家規”

進去以後，地主婆“母老虎”首先給我定下了三條“家規”：第一條要我服服貼貼地服侍他們“全家”；第二條：挨罵不准回嘴；挨打不准哭叫；叫跪不許站，人前不許坐；第三條：不准認親爹媽。閻王法象鎖鏈一樣地緊緊套住我的脖子，把我踏在他們的腳下。每天，我雞叫起床，端屎倒尿、送糞下地、薅秧除草、砍柴喂豬之外，還要添飯送湯，侍候他們一家人吃飯；裝烟倒茶，捶腿捶背，服侍他兩口子抽烟。稍不如意，就是一頓毒打。我被折磨得面黃肌瘦。一天，我實在撐持不住，昏倒在田里。“活閻王”和“母老虎”硬說我裝病，“活閻王”用腳踩住我的頭髮，“母老虎”的一頓棍棒，打得我不能動彈，渾身青紫，沒有一塊好肉。我帶着傷，依舊給他家干活。

我受盡了地主的折磨，渴望着和親娘見上一面，死了也甘心。一天，我哀求幫工張大媽透個信給我媽，叫她在後門口等我。那晚上，母女見面，忍不住抱頭痛哭了一場。



张大媽怕“母老虎”覺察，速速劝走了我媽。誰知，这事还是被发现了。我刚跨进堂屋，“母老虎”凶神恶煞地揪住我的耳朵，罰我跪在地上，毒打一頓以后，又冲进厨房拿来了一把菜刀，朝我胸口劈来，我身子一閃，一刀砍在右腰上，一条二寸多长的伤口，鮮血直冒，流得滿地都是。

杀 人 灭 口

挨打受罵不算，最令人痛恨的是，在一个可怕的夜里，“活閻王”把我糟踏了，不幸竟然怀孕，使我蒙受了奇耻大辱。“母老虎”怕事情透露出去，千方百计要杀人灭口。她加倍折磨我，最苦最累的活都叫我去做，一有机会，就找借口毒打我一頓。有一天，她逼着我挑粪，沉重的担子压得我双腿颤抖，冷汗直流，一跤栽倒在水田里。我全身沾滿了污泥，掙扎着回来换衣服。刚一进門，就被“活閻王”看見，他說我要跳河自杀，丢了他的脸。一頓耳光，把我打倒在地上，一只脚踩住我的头发，一只脚就对准我的腹背乱踩。接着，又拿起个釘耙，死劲照着我的

小腿砍，頓時，鮮血流滿了下肢。右額角被打通了一個洞，滿臉都是血。直到他自己打累了，才歇手。打過之後，還罰我頭頂一盆水，跪到天明。

這樣的牛馬生活又過了幾個月，一天中午，當“活閻王”逼我上場揚晒谷子的时候，我在一個草堆旁生下了那一個小孽種。張大媽撕下她的破衣襟為我包住孩子，把我扶回住的豬厩里。豺狼成性的狗地主，存心要把我折磨死，他不准人來看我，也不准給我送飯送水。靠着張大媽偷偷送來一些冷飯剩菜，我勉強度着命。

這時，“活閻王”給他兒子選定了一家“門當戶對”的媳婦，正忙着辦喜事。他們更把我看成心頭刺、眼中釘，一心要拔掉。設下毒計，要害死我和那個孩子。我生孩子不滿四天，就逼着我下地干活。一天，趁我不在，從樓上泼下一桶髒水，浇淋我的睡處，那孩子嘴里灌進了臭水，立即口鼻冒水，連聲嗆咳，臉色青紫，當時就口鼻出血而死。害死孩子以後，一天，張大媽又來告訴我，在她上房送茶的时候，聽見狗地主夫婦正在商量要整死我。我